

宋翔鳳過庭錄

丁輔之題



過庭錄卷八

昏禮用鴈爲大夫摯

士昏禮篇納采用鴈鄭注云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按親迎乘墨車注云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則用鴈亦是士用大夫摯也漢人昏禮用羊見晉書禮儀志此當是卿禮也公羊莊廿二年何休注凡昏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以爲諸侯亦用鴈恐未是

周禮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曲禮下大夫鴈疏引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公羊莊廿二年何注大夫用鴈鴈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與士昏禮之鴈字竝从鳥孫志祖据說文佳部雁知時鳥也鳥

部鴈鵝也二字不同而疑士昏禮鴈爲生鵝按生鵝不見於摯雁鴈在經典自可通用如此類假借甚多安能一一改从本訓乎

儀禮爲本周禮爲末

賈公彥儀禮疏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按儀禮十七篇始於冠婚以重成人之事謹人倫之始終於喪祭明慎終追遠之義喪服一篇所以定親疏決嫌疑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變易故謂之本周禮設官分職一代之書有所損益故謂之末而賈

氏序周禮則云周禮爲本儀禮爲末此疏家各尊其經
非至論也

冬溫而夏清

曲禮冬溫而夏清清字鄭無注疏亦不釋音義清七性
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按文選謝宣遠荅
靈運詩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李善注何敬祖雜詩
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翳清有餘也又按
張景陽雜詩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又莊子人間世
篇爨無欲清之人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音義清七性
反字宜從冫從冫者假借也清涼也又呂氏春秋有度
篇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簞非愛簞也

清有餘也高誘注清寒又按周語火見而清風戒寒則清並有寒義又按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又云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是清與涼同義字並水旁合之謝詩清與盈甯成情韵則亦不讀七性反也故昔人多言清風清露清夜並取清涼之義則曲禮一本作水旁者是

奉席如橋衡橋訓桔臯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衡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絜臯

注疏本作桔槔經典釋文本作絜臯按說文無槔字作臯是也

衡上低

昂正義云奉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

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

謂卷席奉之法

宋人注以為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以席為不卷奉之者非也

故注云

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

首尾故公食禮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

翔鳳按絜臯制為二木木直者為橋直木衡者為橋衡

絜臯合言為橋也橋衡不能正平故奉席似之莊子天

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沸湯其名

為桴

按字當作橋釋文云桴本又作橋或作臯同音羔徐居橋反

又天運篇云子獨

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說苑反質篇云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

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

區不倦此並言橋衡也淮南主術篇云橋直植立而不

動俛仰取制焉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

按此說非槔槔合言為橋長言

之為桔臯非桔臯為大名而橋為上衡也正以所利在衡故言橋者輒言衡爾植柱權衡者行

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也此則言橋直也

墨子備城門篇

臯作頡

殯於五父之衢

梁

玉繩

警記解檀弓孔子少孤節云周禮冢人墓大夫

掌墓地自王公士庶辨尊卑度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邱壟昭穆皆為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夾其造營始祖之墓孔子曾祖防叔為防大夫卒而葬此孔子兆域當始營於防叔則所謂防墓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

其墓昭穆之位也所謂合葬於防以孫從祖也蓋孔子
三歲失父淺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歿而訪求墓位乃得
葬親同處史記誤以合葬爲母祔父墓後儒竝據爲說
故義有難通翔鳳謹案士喪禮掘堊見衽鄭注堊埋棺
之穴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輶
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於西序塗不暨於
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古人三日而殯卽下棺於地
如後代淺葬之法古人決無以殯爲葬之事且聖人父
死亦無二十年不謀葬之理也蓋春秋時失冢人墓大
夫之官孔子又少孤遂不知父葬處故殯母於五父之
衢喪事卽遠掘堊殯棺可不於其家鄭注檀弓云五父

衢名蓋耶曼父之鄰襄十年左傳杜注聊邑魯縣東南
莖城是也又定八年注五父衢在魯國東南則正在聊
邑衢之旁當有室也釋名喪制云假葬於道側曰殓殓
翳也叔梁紇爲聊邑大夫孔子疑葬於食邑卽殓母於
其衢以問知者孔子殷人先世無合葬之法至孔子行
之故若是其重難也孔子稱古也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竝指殷法先世用之至孔子始從周也既知聊叔葬從防叔兆而後合葬之禮行矣至淺
殓不葬起於後代之薄俗春秋以前宜無此焉近儒江
永解檀弓始爲此說而梁氏暢之至以孫從祖爲合葬
此凡說之尤甚悖理傷義誣聖亂經可不痛哉

江浙土薄水淺慎於葬埋之事故閒有停厝者其後

薄俗相沿遂至不葬若直隸山東諸省至今尙無數年不葬之事而江氏以疑孔子時亦見其識之淺也今日湖廣雲貴俱無露棺之事此余所親歷也其蟲倮爲虎豹之類

月令中央土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管子幼官篇中央以倮獸之火燹尹知章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此旣稱倮獸則定是虎豹若謂人倮胷當之安得有獸稱邪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五曰遼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旣言動物又言民則人不數在動物之內故鄭注亦云羸物虎豹貔臍之屬淺毛者也考工記梓人

爲奠虛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
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奠虞鄭注
亦云羸者爲虎豹貔臙斷不以人爲獸也月令注可据
此爲定曾子之文當別爲一說也

月令五蟲所取

月令春三月其蟲鱗鄭注云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
屬夏三月其蟲羽鄭注云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中
央其蟲倮鄭注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相淺毛
秋三月其蟲毛鄭注云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
生旃毛出冬三月其蟲介鄭注云介甲也象物閉藏地
中龜鼈之屬謹案春三月斗建寅卯辰上值東官蒼龍

故其蟲鱗易春分震用事震爲龍夏三月斗建巳午未
上直南宮朱鳥故其蟲鳥易夏至離用事離爲飛鳥中
央土直未申之間未申爲坤維坤爲虎申宮直參參爲

白虎故其蟲倮鄭必以爲虎豹之屬也秋三月斗建申

酉戌上直西宮咸池

天官書不言白虎言咸池以白虎不主秋令

鄭以其蟲

毛爲狐貉之屬者西宮有大星曰狼狼亦狐屬狐亦類

狗易艮爲狗爲狐秋分兌用事不取兌象取艮象者兌

旁通艮故取艮也冬三月斗建亥子丑上直北宮元武

南斗下有鼈十四星故鄭注其蟲介爲龜鼈之屬

子爲天龜

丑爲鼈蟹

易象離爲鼈爲龜冬至坎用事而取離者虞氏說

易乾交坤爲坎坤交乾爲離坎戊離巳用三十日一會

於壬又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是
坎離交相爲用故用坎時反取離象也

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人姓名

史記殷本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索
隱曰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
鄭元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樂記釋箕
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
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
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
樂者謂之容也詳鄭此注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非一
人名故使箕子行視之以當時惟箕子存也後人見商

容與箕子比干並稱遂亦謂人名然周本紀云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公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與
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蓋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
舞靡靡之樂於是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殷本紀又云商
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謂紂廢知禮樂之官其人卽
太師疵少師彊之屬也周本紀又云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三事並言亦猶他
書以箕子比干商容並舉也武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
脩廢官之事洛誥王肇稱殷禮鄭注王者未制禮樂恒
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非始成王用之
也武王稱殷禮則必行商容故淮南齊俗篇亦云武王

入殷而行其禮蓋克殷及商而先謀於禮樂所由致成

周之盛也與

漢書古今人表商容在弟四等蓋但據樂記及史記載之如晨門何賁丈人之類皆

非人姓名

淮南主術篇表商容之間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

老子師故表顯其里又穆稱篇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是也按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即殷

禮老子為守藏室史守藏謂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

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曲禮檀弓曾子問諸記亦皆言殷

禮

文子商容作常縱音近而訛

喪服無齊衰九月

儀禮喪服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服齊衰三月

而禮記大傳鄭注云公子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

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按喪服無齊衰九月制鄭注當有誤

喪服小記有七月之喪亦喪制所無蓋變禮也

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爲老聃墨翟

按老子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一柔以教也又言報怨以德此不報無道也老子楚人故云南方之強淮南泰族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又呂氏春秋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曰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能繼其業者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此衽金革死而不厭也墨子宋之大夫宋在楚北故云北方之強至抑女之強則孔子之教也

燕毛

爾雅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則古人同姓親盡不稱兄弟其尊卑之別但論齒髮儀禮特牲少牢皆無燕毛一節以卿大夫無太祖之祀其與祭者爲父兄弟故不以毛髮爲次弟也天子諸侯祭其始祖則始祖之後皆在其始序昭穆如左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雖傳數十世而昭穆不能移易凡朝聘會盟亦必以祖宗之先後爲序周初蔡仲後封而春秋卽不能長蔡於衛

如世本世數推之蔡
侯固先於衛侯矣
迨於祭畢而燕同姓然後以毛髮
爲序故周禮有王燕則諸侯毛之說此天子之禮也

大學引書

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紀作能明馴德此古文說也

孔傳

用正義引鄭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康誥克明德慎罰

孔傳云顯用俊德慎去刑罰此亦當本古訓也如堯典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已具自
明之義推之以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先賢後親之法
也康誥明德慎罰卽舉直措枉故二者竝舉然必先有
以自明而後能明馴德之士又必先有以自明而後心
與天通乃能顧諟天之明命故大學篇引康誥帝典固

言能明有德之士矣引太甲固云天之明命矣乃總而
釋之曰皆自明也以爲非自明則未能明德亦未能顧
諛天之明命也帝王所以明於天人之際者亦由斯道
而已矣若書意本言自明則大學無庸更釋孔氏禮記
正義云康誥戒康叔明用有德帝典言堯能明用賢俊
之德此經所云康誥太甲帝典皆是人君自明其德與
尙書異其說非是

案荀子正論篇云書曰克明明德

多一明字

詩曰明明在

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立之耳哉比引書亦當作明用
有德荀子但言主道利明不利幽不必定言自明明

明德猶堯典言明明揚側陋爾

師氏保氏鄭注釋

序官師氏保氏注云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或曰師氏保氏非三公之師保而鄭引周召爲證何也翔鳳謹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師保之官自古有之蓋以三公兼官則爲太師太保其人非三公則爲師氏保氏三公之官不必備師保之職未可闕也書敘稱相成王爲左右者卽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王居明堂之禮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
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據蔡說是知師氏居東南故周公
左保氏居西北故召公右是以鄭引周召爲證也鄭又
以闈爲宮中之巷門非是

考工記車制

萬之以眠其匡也注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或
作矩案注家皆以輪圓故竝不以爲矩其實輪雖圓非
用矩不能出圓形匡讀如月盈而匡必環矩定輪之內
匡而後外之圓規乃合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
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蓋徒圓不能知其數故
必以方之數出之也

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軾輿後橫者也案軾
一名而有二用輿下四面材謂之軾故記云軾方象地
其一面在後以持軾踵故鄭氏注禮許氏說文並以軾
爲輿後橫木也通軾之體惟輿後一面爲用力非此則
輿自輿軾自軾勢不相轄

說詳後

故鄭許獨以輿後解軾

此亦軾人衡任之一以體連於輿故彼不說之

軾人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
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案任正惟軾一物故可
云其軾若衡任則衡與軸兩物故云五分其長不可偏
言衡或偏言軸也或以任正言軾非軾衡任不言衡是
衡非也

輶不橫故曰任正軸衡皆橫用故曰衡任至輿後之軫亦衡任之一故注家皆以輿後橫木解之蓋輶之踵出於輿下而入於軾中軾之後一面爲鑿寬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適以受輶踵則輶與輿得相持膠固而無傾掉之患近人以任正別一木在輿後橫之非車制也

輶人軾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軾謂式前也按輿之三面當前謂之式兩旁謂之較輿下四面材謂之軾軾之前一面木亦謂之軾軾之言輶爲人所共見以爲模範輿人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按此

言車輿之淡以三分之一在式前以容御者及車右以
三分之二在式後以容乘車者則式前卽軫之前一面
材左傳所謂踞轉而鼓琴軫與轉聲之轉亦指軫前也
詩陰剝塗續毛傳陰揜軻也鄭箋云揜軻在式前垂軻
上揜揜軻當以革爲之故與剝連文戴東原以爲揜版者非揜軻
之革下垂於軻則軻爲軫之前一面材益信阮侍郎云
軻之爲物蓋在輿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軻
身案此說已較戴氏爲密今攷軫爲輿下四面材其前
軫加軻上當卽就前軫之木闕爲半規形爲軻以容軻
身故軻踵得入後軻鑿中而輿適正平軻非別爲一物
所以軻必爲前軻踵必入後軻者亦以記文定之記云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鞮焉四尺也注鄭司農云鞮謂伏兔也元謂軹轂末也此軫與鞮並七寸按此則轂之上爲鞮鞮之上爲軫更不言軹又按輿人注軫圍尺一寸其徑三分之一崇三寸六分有零而軹當兔之圍又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其徑三分之一崇四寸八分有零使軫加軹上軹加軸上其崇已逾八寸伏兔復何所施故知軫與軹連體矣

尸子云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亾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軹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軹者不過四寸知軹之修亦當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軹

者巧也用咫尺之水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
案此言咫尺謂大車之輓考工不詳鬲圍之數意大車
任重其鬲當倍於衡圍故輓得有咫尺之度也

筦子黃鍾小素之首其數則九九八十一與含少法不
同戴說非是

古大車小車皆一轅一轅則兩服皇侃論語義疏云古
作牛車兩轅不異卽時車案此非也余行河南北嘗乘
鄉里牛車皆一轅兩服以告同行者謂此猶存古制皇
氏梁人足迹蓋未至北方故不審車制

輶旣與軫連爲一體則所謂伏兔卽在軾中之當軸處
所謂當兔伏兔爲鞮亦爲輶易輿說輶盧氏曰輶車之

鉤心夾軸之物既言鉤心自在輿之中心說者以伏兔置軸之左右恐非案輈人當兔鄭注輈當伏兔者也兩相直之謂當若伏兔在左右而當兔在正中則安得爲當兔乎大車凡爲輈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鄭注司農云鉤鉤心案鑿其鉤連輈言之卽輈之當兔也釋名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大車一輈其當兔亦在輿之中心故鄭以鉤心解之若兩輈則有兩當兔其伏兔迺在左右不得爲鉤心矣鄭猶目驗大車一輈故下此注也

康成注經與他書違異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
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
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
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又曾
子事父母篇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
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
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
也按若夫爲語助曲禮若夫坐如尸二語與上下文義
不屬蓋自曾子脫文入之康成注曲禮若夫坐如尸爲
言若欲爲丈夫也注月令其蟲倮爲虎豹之類俱與曾
子所言異

淮南時則篇高誘注羸蟲鱗爲之長毛蟲虎
爲之長互易漢志五行志劉歆思心傳曰時

則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素問五行政大論
倮蟲靜王冰注云倮蟲謂人及蝦蟇之類也

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是舜歌也按南風之詩見尸子

文選琴賦注引而鄭

注樂記以爲其辭未聞

鄭注樂記以商容爲商禮樂之官與淮南人表異

說見前

禮運篇曰吾學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按坤乾爲歸藏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
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
之史也漢書張湯傳云老子爲柱下史蓋守藏柱下同
爲一官以歸藏殷禮所存故曰守藏彭祖子孫世世爲
此官至周而老子繼其職守故記稱商老彭

大戴禮謂老

子得殷歸藏之禮於彭祖後人所記商容卽守藏史掌禮容者非一人故謂之商容老子傳商禮樂孔子從而問禮故春秋之經儀禮經十七篇及七十子之徒所記並用殷禮也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語見逸周書祭公篇則記葉公當爲祭公而鄭注以爲葉公子高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解曰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

見周禮外府注

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

也

校鄭君敘五帝不用帝繫五帝德議七廟則異劉歆尤其落落大者鄭於諸書豈皆未涉誠以學問之涂非一端可竟端門之學非異說可移況於百家蠶起一貫殊難或由鄉壁之書或出違經之論炫彼小言改我師法卽非通人奚名絕業觀夫鄙淺好援百家之言以駁鄭君之注吹毛洗垢則有得矣若鄭君之體大思精何足損其豪末乎

三商

儀禮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云日入三商爲昏不盡爲明按

馬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今云三商據整數翔鳳
按宣和博古圖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凍三商並
謂刻爲商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鄭注百度百刻
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又以刻爲度商度義相近也
黃氏宗羲以三商之商爲滴漏之滴而省水旁後人多
用其說按說文滴水注也从水啻聲都歷反則滴漏之
滴省水卽啻字不與商似且漏水一滴安得有一刻前
在京師以此語真州相國相國卽寄書家中削去禮經
釋例內一條可見前脩之虛已

過庭錄卷九

元年春王周正月

按公羊春秋義元年爲君之始春爲歲之始王謂文王爲王之始正月月之始公卽位爲一國之始是爲五始何休說曰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以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日數凡十二月之中氣於是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序以日所次爲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

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

守祭享猶自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

也事者授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

之法廢故或以秋為冬古詩玉衡指孟冬是建申月班固紀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

井亦是夏正之七月以冬為春以春為夏鄭注禮記以夏為秋

趙注孟子而生長收藏舊訓咸戾始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

訛於儒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

有王董仲舒言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尔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

於王春秋之名即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竊取則

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天不變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爲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彝器其銘詞皆史官所簒皆稱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分爲五始故或不書春或不書王或不書正月或不書卽位以各爲一條非連綴而讀則辭得參差也春秋之五始與易之四德同例易有四德則六十四卦發揮旁通之情見春秋有五始則二百四十年褒善貶惡之義明不可以尋常之文習其讀也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荅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

不言故博士以爲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末由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則亦以爲不變是雖不傳春秋而循文求義亦不侷也自漢以來左氏與今文辨論紛然各立門戶博士守師法者旣不能辯明好左氏者又不能求合且惟恐不異俗說師心之用而微言大義晦矣劉申甫云三微之月皆言春以陳寵傳爲正此篇未的翔鳳按後漢學者多以四時隨正朔變故陳寵附會爲三微之月皆可言春之說夫三微就陽氣言之如夏秋冬卽無所謂三微則又何說也白虎通義載博士說自有師傳不可易卽如寵說則建武以前以

建亥爲正豈亦是三微之月乎寵家傳法律而於經書無師法不足據也

鄭伯克段于鄆

按公羊穀梁並以克爲殺公羊傳曰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穀梁傳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尔甚之也左氏傳曰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與兩家之傳一死一生何以定之按左氏所載存史之文非春秋之正義也鄭伯實殺段故書克以大其惡當時所傳不尔者是所謂鄭志也鄭莊公之人其奸心詐術兼而有之段有偶國之勢遂處心

積慮而殺之又不欲存殺母弟之名則諱以爲出奔既

欺其母復欺其鄰

後命許叔亦是飾詞

左氏雖存其文而曰謂之

鄭志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若曰鄭伯之志如此出奔

非事實故難於言也或問曰莊公既寘姜氏于城潁而

誓之矣又何所忌而必諱殺弟荅曰寘姜氏于城潁正

其欲諱殺弟也鄆在鄭之東北城潁在鄭東南既殺段

于鄆恐姜氏之聞之也故寘之于國之南其言出奔其

其地更北母弟得罪出奔也宜存其疑似姜氏安之而

後納封人之言爲大隧之賦非是則姜氏亦不能安莊

公母子之誼終不復其初是考叔者莊公使之莊公固

無往而不用其術者也

襄元年圍宋彭城彭城已非宋地而稱宋此宋人之志故曰謂

之宋志如段實殺而言出
奔亦是成鄭伯之志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元年

夫人子氏薨

二年君氏卒

三年

左氏首言惠公元妃孟子暨聲子仲子之事以明隱之
所以讓桓之所以立至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夫
人子氏薨三年尹氏卒皆無文而劉歆之徒欲尊左氏
遂竄其文與公羊立異故其傳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其意以二年之夫人
子氏爲仲子仲子生而存以惠公而兼贈之周魯懿親
無是理也求經之意必仲子先惠公而卒惠公有傳隱
之心始未嘗以夫人告赴於周至於隱公欲明讓桓之

故故於惠公之薨並以仲子爲夫人之事告周人固遲疑之至是而來贈則惠公之葬亦不及事此當時之情也至夫人子氏薨則固聲子也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此明隱公讓桓之意卽左氏立而奉之之說也雖曰傳聞異辭苟當乎理事乃非繆如生而歸贈非理之所有邱明之記必不然也旣竄亂其文以仲子與夫人子氏爲一人則聲子又無所見乃傳會尹氏卒爲君氏而以爲聲子凡夫人之稱曰夫人某氏有姑則稱婦其未嫁則稱字其葬則稱諡終春秋時惟仲子孟子哀十稱字者仲子之爲夫

人其名未定孟子則有所諱聲子之卒而稱君氏何諱
何譏按其傳曰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杜氏云不書姓
避正夫人也避正夫人而不稱夫人可矣避不書姓何
所取諸則此文定爲竄易也左氏但存史文故闕褒刺
之義凡論義例當用公羊公羊尔穀梁据僖公成風之例以
仲子爲惠公母又以夫人
子氏爲隱公之
妻皆望文生義

初獻六羽 隱五年

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按六羽之說左氏
與公羊穀梁兩家不同穀梁又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

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此說與左氏相近蓋六羽羽數六佾佾數佾列也必成列可爲佾羽羽也有一羽可爲羽故以八人爲列則一佾宜有八羽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魯自文公以後諸侯大夫相僭皆用八佾至於昭公不自知其僭蓋魯國之人習焉不察遂謂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尸子魯人故云余也旣不知佾數之有降殺則羽數當降更不能知故尸子反以六羽爲厲樂若舞夏之正則人數佾數遞相降殺蓋魯之初已於周公廟用八佾羣廟但去其二列人數卽不改其八自隱公問衆仲而後每佾用六人持六羽故云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蓋必用六羽而後可以謂之六佾則名實稱然春秋之
世禮樂之數久不得其正若衆仲之言亦就當時諸侯
卿大夫之意而爲之裁制非先王之法也

如檀弓所記
亦多變禮

若先王之法則白虎通義言之矣其言曰春秋公羊傳
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
御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
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
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按此則舞佾
以四而止四四十六人故左傳載鄭賂晉以女樂二八
呂氏春秋秦穆遺戎王女樂二八皆用諸侯四佾十六
人之數後漢祭祀舞用童男十六人亦是四佾蓋更少

則不成行列故無二佾四人之舞也

吉禘辨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竝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諦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又禮記王制禘禘鄭注云魯禮三年喪畢而合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正義曰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禘當在吉禘

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
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
四月祫不譏五月卽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
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
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
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
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卽以五月
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
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謹案杜氏
據春秋有禘無祫鄭禘祫志據公羊傳及何休說有祫
有禘故閔二年之吉禘必先有四月之祫然經傳則無

其證使如喪畢而禘則四月禘已先卽吉五月之禘不得云吉禘若以慶父之難不譏四月禘則五月之禘亦因難而變禮又何獨譏之也二者不可通則知吉禘於莊公爲喪畢而先禘也案詩元鳥箋云喪三年旣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此謂禘祭之前別有禘於其廟之禮喪畢而卽吉故云吉禘與五年再殷祭之禘不同箋與禘禘志異者鄭君注禮最蚤禘禘志想同時所述箋詩最後晚悟四月禘之無據故定此說王制正義又引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與箋禘於其廟之說正同則吉禘於莊公無

嫌不於太廟也特閔公僅二十二月而已吉禘故以其
變而書之又案周禮鬯人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自饋
食始疏云始禘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
始死以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
祭故云始禘時也以別於三年喪畢明年春禘之禘故
云始也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
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
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
鄭無駁與穀梁傳合鄭君以旣練而遷廟卽名其祭爲
禘則禫而卽吉其祭宜名吉禘也陸氏毛詩音義云一

本三年喪畢下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又云案此序一
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禘是後本也
案此則當時有據禘禘志改箋文者陸元朗孔冲遠皆
誤據也

御覽

五百廿八

引禮記外傳曰禘禘謂之殷祭禘大而禘

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禘毀廟無時祭但五年而有
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禘

鷩冠卽圓冠

莊子田子方篇云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
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音義圓音圓句音矩
徐其俱反李云方也

又天地

篇云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音義云鷩尹必反

徐音述本又作鷓音同按鷓字與圓聲之轉象天之圓故爲圓冠聲轉爲鷓冠猶句屨象地之方也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似縷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鷓冠前圓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令舞者服之也又云術士冠前圓吳制邇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後漢輿服志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屨句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鷓冠前圓以爲此是也按後漢志之說卽本獨斷之文所引記略同莊子田子篇而後志以爲述冠者以鷓又作鷓故通爲述也復引左傳而以冠前圓

證之益定鵠冠卽圓冠矣說文鵠知天將雨鳥也从鳥
喬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按說文引禮記以說鳥知
天者名鵠之義非謂以鵠毛爲冠也鵠冠亦云聚鵠冠
左傳言子臧好聚鵠冠而引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亦
是知天冠鵠之義子臧不知天故謂之不稱聚鵠合言
爲述故亦謂之述氏冠獨斷不聞其說故與建華冠離
而爲二杜注左傳謂聚鵠鳥以爲冠漢書五行志亦引
左傳鵠冠注張晏曰鵠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
曰鵠今翠鳥也並非說文所引禮記顏師古匡謬正俗
引以爲逸禮記而顏氏五行志注以爲逸周書者蓋涉
筆之誤也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攷

左傳桓二年正義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
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
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而封熊繹於楚
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又云楚武王熊通卒
子文王熊贄立始都郢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楚
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案漢書藝文志道家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周封爲楚
祖太史公或未見鬻子故世家傳早卒之說地理志本
伏无忌等原文亦厯據漢初圖藉而附以相沿之說惟

劉向父子校中秘書乃見鬻子書有文王武王成王之問知熊至成王時尙存定熊自封丹陽向述世本亦著鬻熊居丹陽之說而不言熊繹今傳鬻子爲唐人僞託其原文則見賈子新書脩政語有文王以下問粥子之事粥通鬻當采自鬻子也漢丹陽縣爲今安徽太平府當

塗縣治在禹貢揚州之域視楚都郢中東西窅遠故宋均酈元皆疑漢志之文今案楚世家言熊渠當周夷王之時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土楚蠻之地案庸國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楊粵索隱云譙周作楊越案以地在揚州故名楊越

揚楊 通用 卽越章也越章亦作豫章越豫聲之轉左傳定二

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人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

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

巢案桐國在今安慶府桐城縣治舒國在今安徽廬州

府舒城縣治巢邑在今廬州府巢縣治其地竝在江北

與漢豫章郡在江南者今江西南昌府治相去六七百里吳人

必不設疑兵於六七百里之外知豫章當與舒巢桐邑

相近疑漢丹陽縣在今當塗乃是春秋之豫章楚世家

家亦名楊越以此本越之北境而在揚州猶楚在荊州

而稱荆楚左傳昭二十四年楚子爲丹師以略吳疆越

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如越勞楚於漢豫章郡今

南昌府既非楚子入吳所經若指章水入江之處則爲
今九江府湖口縣中隔廣信饒州皆爲吳地知豫章之
汭是越境之北界斷在當塗之地蓋越之故地熊渠伐
而有之乃稱豫章秦以其地置鄣郡鄣與章通用蓋以
豫章名之漢復改鄣郡爲丹楊或取楊越之名亦未可
知春秋時豫章與桐巢俱在二百里之內豫章在江南
濱江故吳見舟於豫章見舟則在江中可以豫章繫之
潛師於巢自由江北陸路用師也巢在豫章西北而界
江桐在巢西南舒鳩又在巢西巢與豫章皆爲楚地故
桐舒鳩俱不屬吳而屬楚以平時有豫章巢邑隔絕之
也吳楚以豫章畫境故楚與吳戰必師於豫章以據江

之上流也然吳與楚戰必舍舟由江北陸路者以用舟
師則由下流仰攻勢難取勝故昭十七年長岸之戰司
馬子魚有我得流之說遂大敗吳師者以此終楚之
世未嘗受江漢蠻夷之患正以形勢取勝惟吳人能於
江北陸路用兵與中國諸侯之勢同其後夏能乘車故
闔廬長驅入郢矣知豫章在當塗又至熊渠始得則斷
非鬻熊之故封矣左傳定四年冬吳伐楚舍舟於淮
志豫章郡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
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吳軍楚
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
楚師夾漢此在江北淮南蓋徙在江南之豫章案此辯
非豫章郡是也但以秦鄣郡之鄣名覈之則楚之豫章
仍在江南吳人自豫章北岸陳兵直至漢水不必以豫
章為在江北豫章蓋瀕江秦鄣郡都尉治欽
蓋有所控制其實瀕江之地乃是豫章也

師以功德受封當與周京稍近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
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楚世家亦言與秦戰丹陽
秦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屈原傳作大破楚師於丹
浙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
爲縣名在宏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案漢志宏農郡丹水
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浙卽
析縣竝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竟內水經丹水出京
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東南過其縣南又過商縣南又
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酈注丹水通南陽郡左傳哀
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
盟好惡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

上洛要道也酈注又云析水至於丹水故丹水會均有
析口之稱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
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
曰縣北有三戶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頰壁霞舉若
紅雲秀天二岫要有殊觀丹水又南徑南鄉縣故城東
北又東徑南鄉縣北丹水徑流兩縣之間厯於中之北
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
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特君
覽堯戰於丹水之浦高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
注丹水在南陽浦岸也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漢
之處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於此毛詩序言文王

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鬻子爲季連之苗
裔當亦南國諸侯之一故先來事文王其後仍其故封
況賈子新書言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

與緯說不同

親

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王制言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
蓋鬻熊麻文武成王之世其年當已百歲故成王就見
豈有麻事先王期頤之老而遠封於揚州絕域卽謂鬻
子自居京師而遠封其子孫亦非所以安其心也且使
封於漢之丹陽熊繹何能越二千里而西至荆山揆諸
形勢知在南陽之西矣鬻子後數世至熊繹始南遷荆
山不通中國而壹用力於蠻夷故至熊渠而西連巴巫
東收豫章江漢小國靡不服從楚能雄長荊州之地當

時稱之曰荆故鄭語史伯稱荆子熊巖春秋於桓公之世楚竝稱荆至僖公初漸以名通上國乃還其始封號

曰楚子

用穀梁義

昭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此言荆山而不言丹陽知熊繹是居荆山而非居丹陽者荆山在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漢爲臨沮縣治漢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臨沮北至丹水三百餘里鬻熊先封丹水之陽熊繹始遷荆山之麓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稱荆山爲九州之險蓋居荆山則漢水環其東北足以北阻中國東控漢東諸侯旣與諸夏爲限遂能壹用力於蠻夷是熊渠之強

大由得荆山之險也而世本不言熊繹居荆山者以丹陽爲周室所封郢都後有城郭宮室荆山則在山林草莽之間同乎羣蠻之俗無可稽其定處紀載闕而不詳故亦從其略也郢都在漢江陵縣今屬湖北荊州府治漢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案郢又在荆山南三百餘里楚武王時中國無伯主遷郢則不但據漢水之固并可俯瞰江濱熊渠封康於句亶卽此地鄭語楚蚘冒於是乎始啟濮韋注濮南蠻之國書牧誓孔傳濮在江漢之南蓋楚蚘冒時已拓地於江南武王遂遷郢俯江濱以偪之江南蠻夷諸國尤畏楚之偪已而不敢叛

而後專力從事於漢東諸侯故桓六年侵隨八年讓黃
伐隨十一年盟貳軫敗鄖師十二年伐絞十三年伐羅
又克權諸國竝在漢水之外東北之地是熊通之遷郢
然後得志於漢東則謂熊貲遷郢此未知事勢者也宣
十二年欒武子言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啟山
林蚡冒襲熊繹之舊故與子革言熊繹相近蚡冒後卽
武王而武子不言則世本謂武王遷郢其信要之以楚
南禦羣蠻則易以其力據上流盡扼其水路之要衝雖
其來颺迅而驅之卽去如闔廬入郢昭王至北徙郢以
避之而終於復國至於以楚北控諸夏則難以諸夏又
皆據其上流同其隘塞故至考烈王畏秦東徙壽春郢

都遂失則無險固以自衛終至於滅也然而至強莫若楚者以其能分諸夏之勢而全撫蠻夷之區故足以自強而守固如東晉宋齊梁陳而能國者皆楚國之形也水經江水東過巫縣注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東過秭歸縣注云江水又東徑一城北其城憑嶺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藍縷荆山豈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閒蓋爲微矣案酈氏駁丹陽不容在吳境是也而謂在秭歸則非也秭歸爲今湖北荊州府歸州自爲夔子之國熊渠之孫熊摯之

後乃楚國支孫所封春秋僖二十六年經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則當厲宣之時而有夔國至是始滅顧謂楚遷郢以前世都秭歸之丹陽又何地以處夔子乎至於葬地不必於國都括地志言熊繹墓在歸州者與世本言武王墓在豫州新息新息今爲河南息縣不可謂武王都此況子革言熊繹辟在荆山荆山亦不在歸州也左傳桓二年正義引宋仲子宋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與班志又異然絕無證合不可信據矣或難曰吾子言禹貢必據漢志今於丹陽獨變其說何歟應之曰漢志所以可據者以其能得古文家舊說也丹陽之名本不見於經漢時但循楚居丹陽之說而鄣郡爲楚之東境

地最後亾始皇滅楚名為楚郡當卽在此

秦初立郡名多在三十六

郡之外錢少詹攷之最詳

故漢初取丹陽以易其名猶以吳楚之間

舊有豫章遂取豫章名郡而丹陽豫章之故地實不在此由無古文可據而但沿流俗之稱往往難以案據爾

舟鮫作舟魴唐時本未誤

舅氏葆琰先生五經小學述據說文籛字下引春秋傳

曰澤之目籛

明刻五音說文本作自

卽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鮫是海魚名不當以名官舟鮫當作舟籛說文籛重文

魴與鮫相近而誤段若膺

玉裁

注說文亦依此說翔鳳

按唐文粹廿一卷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云舟漁衡

麓之守廢漁與魴通知唐人見左傳本尙未誤也

月命舟

牧覆舟牧字疑𩇑字之誤 呂氏春秋上農篇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高誘注云舟虞主舟官也

乘馬而歸

昭廿五年左傳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乘讀去聲言
以車一乘歸魯卽後卅一年傳子家子云君以一乘入
於魯師同義

取闕 昭卅二年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杜注曰公別
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賈逵曰昭公得闕
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取闕爲季氏取於公也按兩
說並非傳但釋公在乾侯而不及取闕則公在乾侯是
一事取闕又一事謂魯人自取闕也公羊以闕爲邾婁

之邑者得之闕卽上年冬黑肱以濫來奔之濫邾魯相接在邾謂之濫在魯則爲闕音近可通故闕止史記田齊世家作監止闕監濫音皆近也蓋黑肱以濫來至是魯取而有之公羊取闕傳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急疏云注取亦作受按作受濫者以取闕爲受濫之事非取兩邑也

昭廿五年傳叔孫昭子如闕蓋如邾之竟有事稱闕則

從後名也濫則漢東海郡昌慮縣有藍鄉

見郡國志

在今兗

州府滕縣東南公孫于齊則在北故昭子歸而後從公于齊也

左傳春秋桓十一年公會宋公子闕杜注闕魯地在東

平須昌縣東南

闕止

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

鄭曰魯人

爲臨菑大夫與田常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田常殺闕止殺簡公其族
盛強無治之者使宰我與之作亂何至反滅其族今據
左傳及呂覽知宰我卽齊闕止字子我也宰我之先蓋
嘗食采於闕故仕於齊爲闕止宰我本魯人簡公在魯
故事之而有寵及卽位而使爲政爲陳成子所憚有正
色立朝之槩子我與簡公有與爲存亡之道則其人固
賢者之流宰我庶幾當此然旣用於時君社稷繫命惟
在知周仁足事出萬全否則引身而退如陳文子之於

崔杼斯為不磷不淄者也則願不能終於身禍君弑可
逝而不可陷孔子早已戒之所謂恥之者此也然則孔
父何以不恥孔父宋之宗族也子我羈旅之臣其事不
同也又史記田齊世家以闕止為監止又以子我為監
止之宗人皆紀載凌雜以致一人分為二三也

呂氏春秋

慎勢篇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

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

高注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予字子我

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

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

予於庭即簡公於廟

說苑作賊簡公於朝

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

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

說苑正諫篇所記略同

史記李斯傳田常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
鹽鐵論殊路篇孔子之門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筆有
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

夾谷

春秋之末吳越漸強齊魯皆經營其南境以謀吳越故
有夾谷之會定公十年左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服虔云在東海祝其縣在今海州之贛榆漢贛榆屬琅
邪郡祝其屬東海郡東海又有厚丘莽曰祝其亭並在
今海州境與齊魯之都相去雖五六百里按漢志齊東
有琅邪高密膠東琅邪在今諸城縣東南高密在今萊
州府高密縣西南四十里膠東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治

琅邪高密與贛榆相距僅二百餘里漢志魯東至東海
 按東海郡即今沂州府治南至海州一百餘里並宿春
 可至兩國各有所經營故南為此會齊人滅萊萊國在
 今萊州府境亦在齊東故使萊人以兵劫魯侯顧甯人據水經
淄水注引舊說齊靈公滅萊萊民播
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未可信
 春秋惟齊魯會於
 此地蓋祝其在春秋屬莒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
 鄰莒鄰當齊魯之南境至是依齊魯為援故兩國會於
 其地

公羊經賁渾賁當作齋

公羊宣三年經楚子伐賁渾戎音義賁渾舊音六或音
 奔二傳作陸渾按春秋三家經文皆以音近或形近而

異賁从卉聲在辰類陸从壘聲在幽類音與形皆不同

校公羊賁當作畜畜即古文睦字見說文睦字下漢唐扶頌和

睦作和陸易竟陸蜀才本作睦知睦字可假為陸公羊

口說多有段借之字漢時與古相近故公羊雖今學而

於畜字則尚存古文當時猶有六音魏晉以後罕識古

文遂改畜為賁而并易其音昭十七年經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音義賁渾音六

下戶門反今按穀梁賁作陸左氏作陸渾之戎

蒲社

公羊哀四年經六月辛丑蒲社災傳云蒲社者何也國

之社也何休注云蒲社者先世之也國在魯竟傳云社

者封也其言災何也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何休

注云揜柴之者絕不得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之戒
蒲社左氏穀梁經並作亳社左無傳穀梁傳則云亳社
者何亳之社也亳亾國也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
屋亾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按昭九年左傳蒲姑商奄音
義引服虔注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則所謂亾國卽指
奄漢菴文志魯淹中淹卽奄字今曲阜尚有奄里蓋成
王滅奄以封魯而遷奄君於蒲姑而奄之社卽名蒲社
蒲與亳薄聲之轉蒲姑言蒲猶邾婁爲邾句吳爲吳於
越爲越郊特牲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鄭注薄社殷之社
殷始都薄杜注左傳范注穀梁並同此說按殷都之亳
不在魯竟且傳記言喪國亾國似言侯國指奄爲是漢

書王莽傳上劉嘉奏古者畔逆之國旣已誅討而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辯社諸侯出門見之著曰爲戒又曰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此以安衆侯劉崇社比亳社則亳社自謂奄社而必非殷社詩正義引多方傳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遂踐奄踐之者藉之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此與劉嘉所奏正同則彼所言亳社卽奄社也是知何休以前悉同此說公羊疏謂左氏穀梁以亳社爲殷社是惑於杜氏范氏之注傳家自不爾也

孔子生在襄公廿二季

公羊襄廿一季傳末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注

云時歲在乙卯公羊疏引注作時歲在己卯解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大衍麻議

言傳所據者周麻也緯所據者殷麻也又命麻序以為孔子脩春秋用殷麻則何氏長麻即殷麻故不與左氏

也同案史記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又

云孔子季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季四月己丑卒哀十

六季左傳杜預注云魯襄二十二季生至今七十三自襄

廿二季至哀十六季正是七十三若孔子生於襄廿一季則七十四矣而史記索隱曰若孔子以襄廿一季生

至哀十六季為七十三若襄廿二季生則季七十二案公羊在廿一季史記

在廿二季侶各不同其實無二也蓋公羊先師欲記聖

人生季月日而襄廿二季經文之下無可附麗廿二季

冬書會於沙隨又不知在何月故發此傳於廿二季之

首不係於廿一季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季表自共和元
季庚申數至魯襄廿二季爲庚戌何休以爲乙卯者一

紀太歲一紀歲星也鄭康成周禮保章氏注云歲星爲

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謂如歲星在丑則大

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大歲在丑子與丑合也歲星在亥

則大歲在寅寅與亥合也王莽傳始建國五年歲在壽

歲也案辰與酉合故歲在壽星如襄廿二季大歲在戌則歲星當在卯

乙與庚合故何休以爲乙卯蓋紀歲星也若襄廿一季

大歲在酉則歲星在辰矣知何休亦謂孔子生在廿二

季也太史公亦傳公羊之學者以爲廿二季漢儒之傳

皆得其實也穀梁傳於襄廿一季末作十月庚子孔子

生蓋范甯之徒據廿一季經冬十月為庚辰朔則庚子
 為月之廿一日故刪去有一二字陸德明公羊音義本
 庚子孔子生土無十有一月四字音義云傳文上有十
 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案陸氏以廿一季為孔子生季所記公羊本無十一月
 乃魏晉後淺人刪去又案春秋襄廿二季七月有辛酉
 廿三季二月為癸酉朔則廿二季十一月亦無庚子蓋
 廿二季歲終當有閏七月之辛酉當作辛卯古卯酉音
 字俱相近則庚子在十一月矣以廿一季十月庚辰朔
至廿三季二月癸酉朔
連閏十七個月又一日共
五百〇四日計小建七月尚當質諸治麻者果有合以
 否也

竹書紀年夏終壬戌唐一行五星議成湯伐桀歲在壬戌劉恕外紀成湯元年爲庚戌漢志世經云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此指歲星此歲星在大火則太歲在戌之證

據左傳襄廿八季歲在星紀

此歲謂歲星

則右轉至廿二

季歲星在未與何氏乙卯不同故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也左傳歲星唐一行五星議亦疑之何氏蓋據太初法推得太歲在戌歲陰在子歲星居卯似較左傳爲實測歲陰見天官書與淮南天文篇之太陰與太歲異太陰在太歲前二辰說詳莊葆琛先生夏時音義

何休公羊昭十二年注云時孔子年三十三案襄廿二年至昭十二孔子年二十二作三者淺人改之亦與刪傳文者同出一手也

公羊襄廿八年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杜氏春秋釋例經傳長麻云襄廿八年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是杜於是年不置閏不與何氏長麻同然杜氏亦不能盡合左傳如襄廿二年左傳十二月有丁巳若無閏月以廿三年二月癸酉朔上推則丁巳在十一月故杜氏斷爲誤文以是年閏十二月則丁巳正在十二月是左氏亦與公羊合矣惟左傳襄廿二

年九月有己巳巳當是乙之誤也

過庭錄卷十

傳記引經於作于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矣其爲爲政按孝乎

漢石經論語乎作于

惟孝友于兄弟

八字爲孔子引書辭故字並作于施於有政以下爲孔

子說書意以荅或人故字作於徧按諸經與傳記之例

無不同

述而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孔曰誅禱篇名疏曰

子路旣不達夫子意而引舊禱天地之誅按子路所引

當在古禮經之逸篇以字作于故知見經也說文誅作

譟云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

言彙省聲或不省作譟按說文引論語是古文今所傳是張侯論周禮亦有故書今文之異故大祝作六辭六曰誅蓋今文也鄭司農衆注引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爲訓又稱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按春秋傳之誅是諡孔子說文亦云誅諡也太祝之誅是禱祈之文自當从譟康成宜有讀正今蓋脫之小宗伯鄭注引譟云禱爾于上下神祇知康成論語自作譟也

如有博施於民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博施濟衆者仁之所及也如是固可以謂之仁矣然未謀其

功之所始故問之若曰何如而能博施濟衆也又謂必博施而後可謂仁乎若未博未濟尙未可謂之仁者此設問以發孔子論仁之說也子曰何事於仁者謂欲博施濟衆必求何以從事於仁卽下文欲立欲達能近取譬皆爲仁之事然必求其能事於仁者其唯聖人能之乎故曰必也聖乎言必聖人而後能從事於仁以收博施濟衆之效

子貢所問是爲仁之效
驗故孔子爲舉事字

然聖如堯舜亦惟

求之於己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由元首以及股肱此由己及人之說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堯舜之所爲病也故堯典皋陶謨二篇皆言堯舜之仁而欲立欲達之事無不備所謂

仁之方者又大學絜矩之道而必言堯舜帥天下以仁也

猶吾大夫高子也

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魯讀崔爲高按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

論語音義崔子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按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音義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之器小哉言其治器之小也故管子版法解曰抱

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卽治器也

說別見

或曰管仲儉乎

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卽老

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

見于漢菑文志

老

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

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孝經

孝經者書篇名故漢書菑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
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
曰孝經則亦猶曲禮檀弓中庸大學之類取篇中之語

以題之非如易詩書之爲經也菽文志言孝經古孔子

一篇二十二章注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

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不言闡門章凡二十二

章志又言孝經一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

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

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

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注師古曰桓

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陸德明經典敘錄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

禁藏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

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闡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

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
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
爲鄭元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
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古文孝經世旣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唐司馬
貞議云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
此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此十八章又云古文二十二
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
穿鑿更改又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
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
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

通處十
四
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按司馬氏駁閨門之義甚
當況孝經已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是以妻子親於臣妾茲又以妻子臣妾並舉而比於百
姓徒役且百姓百官也卽臣之類豈可儕於徒役聖人
必無是言孝經又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
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又云居家理則
治可移於官則閨門一章之義已備出此尤爲重複當
時所傳之古文孝經已非劉向所見之孔氏孝經宋司
馬溫公所注者卽是此本孔氏之傳尤不可信

徐氏孝經疏

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

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

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廿卷

三 又定四年疏云何氏之意以資為取與鄭異鄭注云

資者人之行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

說具於孝經疏卷廿 按此兩疏則注孝經者又有鄭稱

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隋經籍志同 宋董道以為徐彥近人

以為徐遵明詳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疏隨經籍志

有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

疾雷為霆霓霓當作電

爾雅釋天疾雷為霆霓文選東都賦注引爾雅 郭注云

据今注 雷之急擊者為霹靂按上文霓為挈貳 音義霓一本作

蜺

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則霓非疾雷霓當

為電形近而訛霆與電同物既可言霆亦可言電故并

釋之音亦通轉淮南兵略云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

掩目此正言霆之光耀激目

說文霆雷餘聲也此別是一訓

隱九年大

雨震雷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此霆電同物之切證左

傳襄十四年畏之如雷霆

釋文云本亦作電

莊子天運篇吾驚

之如雷霆釋文並云霆電也衆經音義九引爾雅疾雷

為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也

第十五卷引此激作迅

今本郭注

激字作擊當改說文電陰陽激耀也與此急激義合司

馬相如子虛賦星流電擊則電亦可云擊衆經音義九

又引周易鼓之以雷霆劉瓛曰霆雷也震為雷離為電

按雷也之雷當作電方與下離為電義合易繫辭上鼓
之以雷霆釋文蜀才霆疑為電此蜀才不解霆即是電
故欲改字不如劉說也又按公羊隱九年何休注云電
者陽氣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蒼頡篇云霆霹靂也
衆經音義九引霹靂依說文作劈歷當亦言電光急速之狀非
象雷聲也又按易鼓之以雷霆釋文霆王肅呂忱音庭
徐又徒鼎反又音定據此則作雷餘聲之霆音庭禮記風霆
流衫當從此雷霆之霆音定定與電聲更近也又或校爾雅
遂改為霆而仍存霓字古人校書多用此法

小山別大山曰鮮一本作嶰

文選東都賦嶰澗閼又長笛賦嶰壑澹峴李善兩注並

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嶰古買切與今爾雅作鮮者異案玉篇山部嶰山不相連也與別義合漢書律厯志黃帝使洽倫自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注云一說昆侖之北谷名此正是小山別大山之嶰也詩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用爾雅鄭箋則云鮮善也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不用毛義又舍釋山而取釋詁則鄭君爾雅本釋山文不作鮮矣蓋爾雅有此二本兩存其讀可耳

爾雅舍人注

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少詹事

大昕

二云廣韻有

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孫御史

志祖

云案文選羽獵賦

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漢書東方朔傳有幸
倡郭舍人正值武帝時豈卽其人邪蓋本健爲文學卒
史而入爲舍人名則不可攷矣翔鳳案孫君據選注斷
爲郭舍人是矣然舍人由文學卒史入爲待詔非入爲
舍人也舍人太子官屬非近待官名又東方朔傳云朔
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蓋朔與舍人同待詔公
車同得省見傳記之若爲倡優者蓋失實也則朔傳之
郭舍人正注爾雅者舍人當是其名釋文稱文學卒史
臣舍人猶注漢書者稱臣瓚若是官名則當云舍人臣
某矣蓋其成書奏上之時尙未顯幸故僅題文學卒史

耳朔傳稱郭舍人爲諧語注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可以爲舍人明小學通諧聲之切證

魏孫炎爲反切之學其原或出於舍人

人

後漢文苑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

時爲侍中今傳楚辭章句題校書郎臣王逸上

漢書五行志待詔寵等注師古曰呂經術待詔其人

名寵不記姓也

漢書枚乘傳皋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又言皋

爲賦好嫚戲呂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鄒

趙岐孟子題辭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

鄒矣按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莒則春秋之前卽名曰鄒
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隱九年音
義邾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檀弓篇
有邾婁考公邾婁合言爲鄒長言爲邾婁本是一音非
孟子時改也

曹交

江氏承謂曹交爲鄒曹姓之後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
名字江說恐非然蠻夷氏姓並舉鄒與楚同祖如鬻熊
芊姓說文鬻米聲古音麋與芊音同則鬻卽姓也公羊
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按春
秋文姜成風皆姓而楚芊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

楚國男子或繫姓婦氏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按
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
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

追蠡

孟子以追蠡趙注云追鍾紐也蠡蠡欲絕之貌也翔鳳
按趙說非是追字當訓爲彫言其敝壞也毛詩追琢其
章傳云追彫也金曰彫梁惠王下篇必使玉人彫琢之
趙注引詩云彫琢其章知二字通用鍾之旋蟲亦金所
造故以爲彫蠡讀羸蠡者鍾之旋蟲也考工記鳧氏鍾
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按蠡爲旋蟲故字从虫說文斗
部幹蟲柄也从斗軌聲

讀若管

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輶車

輪幹考漢書幹字多作幹蓋形近而訛或古幹幹字可
通用則考工記之幹正當作幹鍾柄爲甬甬上鑿爲旋
着于旋中者爲旋蟲爲幹以轉旋于鑿中如羸蛇之形
文選東征賦諒不登櫬而椽蠡今注蠡與羸古字通按亦作螺鍾久縣則蠡柄先彫敝
故云追蠡也

逸經

漢武表章六經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傳於民間者謂
之古文凡不在博士所習者皆謂之逸如劉歆移博士
書所云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是也易爲全經惟經
典釋文於說卦傳後載荀九家逸象如乾後有龍直衣
言四象坤後有牝迷方囊裳黃白漿八象之類凡逸象

三十有一此皆就卦爻辭引申之或是經師所補非逸

文也禮記經解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大戴賈子新書並引

之此易通卦驗文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亦是易說他皆類此至郭京王昭素所引易之佚文並

出附會尤不足據書今文家先有廿八篇其後增大誓

三篇並序為三十二篇馬尚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

說則馬鄭皆不為十六篇作注其所傳古文尚書篇第

並同今文但有十六篇之目存於書序注中而已鄭注書序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

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
旅葬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九共同卷為十六見書疏

故尚書大傳引九共篇三統術引伊訓武成畢命之文

皆在十六篇之內後梅頤古文尙書出別造廿四篇又
易去大誓三篇卽今所習者而馬鄭所傳大誓遂逸今
略見於史記周本紀說苑又引附下罔上之文漢書又
引立功立事之語史記又引逸湯誥所謂古文說也惟
今文書多不備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古文稍勝
者也蓋書有百篇而漢時僅有三十二故周秦引逸書
者其文頗多然詳書序之意舜典卽在堯典大禹益稷
並合皋陶謨大傳引孔子書有七觀更無在廿八篇之
外者考所傳十六篇佚文皆艱淺無足取疑是孔子刪
存廿八篇之文而存百篇之目於序故漢代今文家以
廿八篇尙書爲備也詩以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以故

得全則三百篇亦完經也中惟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
邱由儀六篇鄭氏以爲戰國及秦世亾之然考鄉飲酒
燕禮此六篇並是笙奏與他詩不同恐當時已亾其辭
又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用管亦恐無辭周
禮樂師儀禮大射禮記樂記射義並言貍首鄭氏以射
義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漢書王式歌驪駒云在曲
禮今見大戴記並刪於詩而存於禮者也至左傳國語
及周秦諸子所引詩或非大師所陳或在刪餘之列又
凡有韻之文皆可謂之詩列子引詩良冶之子四語此
學記文也國策引詩大武遠宅不涉此逸周書大武篇
也又漢武帝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顏師古以

爲逸詩蓋亦本諸傳記所傳而引之要皆非三百篇中
所逸惟宋劉燾謂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
稼穡二語不特詞意不類韓詩至宋已久劉氏安得
見之禮有逸經有逸記漢菟文志云漢興魯高生傳士
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
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
文相似與本作學十七
作七十今改正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
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喻倉
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按漢志則今文家亦不謂
禮經有逸此守師法之過按鄭氏三禮注引王居明堂
禮中霤禮是禮古經也又鄭禮記奔喪目錄爲曲禮之

正經又白虎通引親屬記王度記三正記本命篇別名
記風俗通引諡號記周禮夏官鄭注引王霸記蔡邕明
堂論引太學志昭穆篇並在二戴記之外逸文也然大
戴之有夏小正當是經文而雜於傳記管子之弟子職
亦是經文而存於諸子又小戴中樂記不全今采周官
呂覽史記新序白虎通等書補之可具周禮闕冬官大
射禮鄭注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又國語有后稷
農正司里之官可依其例補之孔子言史之闕文然今
春秋則亦全經五經異義引春秋左氏說歲禘及壇墀
終禘及郊宗石室此說左氏者之言非左傳也猶引公
羊說非公羊傳也齊論語多聞王知道二篇王當作玉

說文引論語玉粲之璉分其璪猛也此問玉之文古文
孝經多閨門一章今文則闕沈約宋書樂志引爾雅釋
樂與今本詳略不同當是以意增減或雜用注文趙岐
孟子章句序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
其文不能閎深論衡亦云孟子作性善之篇則性善一
辯文二說孝經三爲政四秦漢人引孟子而不在七篇
者皆外書之文今俗傳孟子外書則元以後人依託者
也要之學官諸經聖人之法已備不必求之放失況其
文子附會每多漢儒所以篤守師法以不誦絕之職此
之由爾

孟子事蹟攷

一辨受業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季五十先孔子死

伯魚生伋字子思季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

說顏淵死伯魚尙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季蓋遺腹

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

門人所治以子思在緼葆也知子思季六十二當威烈

王六季是季困於宋作中庸中庸為繼聖明道之書故

以季著之與上文敘孔子大事必著季若干同例偽孔叢謂

子思季十七六十二非卒季也子思卒季不書史失之

作中庸者誤矣又十三季當威烈王十九季為魯繆公元季子思季

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果子思季六十二安得

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為失實矣又三十餘季當烈王

初季孟子就外傳受業子思

辨見後

子思季約一百餘歲

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竇公之流子思之季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按高誘淮南子汜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業子思

漢書董仲舒傳

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所學者但就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又按言門人者蓋子思季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季老使女傳言教朝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一辨列傳遊齊梁之誤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岐注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按趙

邠卿應仲遠竝本史記以為先齊後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季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季次季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即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始見時口吻盡心孟子自范之齊按范為漢東郡范縣其故城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為自梁至齊要道以後如宣十一季當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即孟子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宣王取燕十城考齊湣王十季當燕王噲七季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即孟子公孫丑篇齊人伐燕及燕人畔之事說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甚後而孟子書竝記為遊齊時事則列傳之說全不足憑也況太史公傳孟

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唯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必以事之先後爲序也下又云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衍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此是隨文順記也又按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意以爲使孟子先至梁則季未老不得有叟稱今攷戰國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季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

說見後惠

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也甚合當時情事趙注不可從

一辨孟子譜之誤 俗傳孟子譜云孟子於周烈王四季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季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季八十四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稱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齊湣王十二季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季孟子季宜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

名則五十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尙無此隆禮安得以尊齒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季至赧王三季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之禮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畱其歸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季過七十之證又按齊宣王十季當周顯王卅六季依俗譜孟子季四十是季有伐燕事王問孟子則已爲齊卿預軍國之議公孫丑夫子加齊卿相之問當在此

前而孟子已言吾四十不動心則此時已過四十矣以
王三季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游梁
時四十六七歲遊齊時四十八九歲歿當在赧王二十
季後孟子季九十餘矣以孟子書魯平公稱諡平公卒
於赧王十九季也齊湣王不稱諡湣王卒於赧王卅一
季也可推知孟子卒於赧王則生於烈王四季之說全
二十季之後三十季之前矣
不可據也